

大將軍和小地方的故事：

楊森與青潭國小

丁永華

楊森將軍（以下簡稱惠公）在近代史上，可

以說是傳奇人物，常做人所不敢做的事，如：肝膽相照，迎吳（佩孚）入川；大義凜然，討袁（世凱）護國。還有那在萬縣之勇擊英輪，長沙之痛殲敵寇，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史料，那一件事都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的這些豐功偉績，將來必定青史垂名，永傳不朽，當然不須由我來煩瑣。我所記的僅從惠公民國四十八年遷居台北新店稻子園和我相識以來，廿餘年耳濡目染的實際情形，略加追述，以誌崇仰之忱。

慨允出任家長會長

我於民國四十八年九月奉派青潭國小校長，那是一所初成立的學校，教室是克難營房改建的，可以說聊避風雨而已。學生不到一千人，但家長水準極高。青潭新村有將官好幾位，校官尉官自不必說。他們都拋撇家園，遠來海外，其內心的感傷，自不待言。但唯一的寄託，當然就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了，因此在這裏辦學校，基於望之殷而責之嚴的情況下，主持校務的人，要想

將他辦得差強人意，就必須絞盡腦汁了。

惠公的公女楊漢台，那時正在我們附設的幼稚園讀書，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天氣特別悶熱，學校是放學了，惠公以仁者的胸懷，特地在新店買了兩臺空中吊掛的電扇送到學校來。一架裝在幼稚園教室，一架裝在老師辦公室，然後一聲不響的走了。禮拜一上課時，忽然添了兩臺電扇，大家都喜出望外，如果不是校工老向親眼看到惠公親來贈送的話，也許天方夜譚又多一個新奇的故事了。

基於以上的原因，我想若是請到惠公來擔任家長會會長，以後辦起事來，必定較為順手。原因：第一他是上將軍，地方諸將領多出其下，領導容易。第二他慷慨好義，援助較便。第三他的德望崇高，省縣便於洽調。但如何著手呢？我曾躊躇了好幾天，終於在一個細雨霏霏的早晨，我單獨造府晉謁了。那時他家裏有一位任副官，年紀已經六十多了，非常渾厚，聽說我是新來的校長，要找惠公幫忙，特地將我帶到客廳，但惠公不在家，任先生說：「怕在後山栽花呢？」我跟

著到了後山，沿途水聲潺潺，花木扶疏；在一望無垠的綠竹漪漪的半山，忽然現出一座涼亭，是用水泥做成，四周高聳著水銀燈，聽說每年他常請文化界來兩次別生開面的月光粥會，以解寂聊。大約再上數十級臺階為一花園，四周丹楓初染，黃菊新舒，真是別有洞天。更上一層則為小型靶場，為惠公平時舞劍打靶之所。這時遙見惠公身穿紅背心，白短褲，頭戴斗笠，足穿雨鞋，正拿著掃帚，在嫋嫋長風略帶寒意的半山，清除那些枯枝敗葉。如不親眼看見，誰會相信身經百戰的沙場老將，竟有如此的閒情逸致，做清除垃圾的工作呢？

我向惠公報告來此晉謁之意，直見他個兒不高，說話穩重有力，那副和藹可親的面容，一見就叫人由衷的感覺無限親切之感。我們到了客廳，略事寒暄，我就很誠意的將青潭國校必須惠公大力支持，是不容易辦得有聲有色的。所以我來請惠公擔任家長會長。他毫不考慮的說：「只要合乎規定。我可以效勞的，不過有個原則，你要謹守著：第一不可怕難，要抱定披荆斬棘的精神

。第二以誠待人，則金石為開。第三不管任何事，只要有人，羣策羣力，一定成功，放心的幹去吧！「我見了他那光風霽月的風範，和聽了他那斬釘截鐵的言詞，真使人有如釋重負之感！暗想這位老先生，坦誠相與的胸懷，樂於助人的態度，怎不叫人由衷的感佩呢！

平易近人睦鄰好客

惠公當初搬來的時候，地方人都不太熟悉，有的人雖然聽到他的大名如春雷貫耳，但因地位年齡懸殊太大，所以接近的人很少很少。一方面因為有些人太自卑，而且又無必要，不敢去毛遂自薦的去晉謁他，深恐吃閉門羹。一方面大都認為做過封疆大吏的人或是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大都不免自矜自是，唯我獨尊，那種高高在上，永遠是令人望而生厭的。惠公深知羣衆心理，所以他搬來不久，便從睦鄰開始。每逢過年過節，都殺上十隻豬，左鄰右舍，每家都送他三兩斤，表示慰問互候之意，沒事時他又帶著公女漢台到處走走。所以不久人們觀念改變了。異口同聲的說：「惠公平易近人，並非想像中那樣可望而不可及的樣子。」因此所到之處，三三兩兩，閒話桑麻，由最初的望之嚴然，而改爲樂於接談的長者了。

他一生毫無不良嗜好，不抽煙，不吃酒，也不打牌，甚至連電影也不看。每日五時起身，九時前就寢，不遇特殊情况，九十多年如一日，很少改變。他後山有菜園，凡蔬菜自種自食，既新鮮且可口。他的住宅，大約是三千多坪的荒山，

經他廿餘年的策劃經營，如今已是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青之草，至於各種水菓蔬菜，更是應有盡有。有幾次在他後院的涼臺舉行粥會，客人大概都在廿桌左右。有沈總幹事（粥會）彈着古箏，大家品嘗桂圓銀耳粥，雞絲皮拌香瓜，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那種泉林隱居的生活，怎不叫人鄙視那一般庸庸碌碌的名利中人呢？

他在吃的方面，特別注意清淡。有時我們帶笑的問他說：「惠公你身體所以這樣健康，聽說是得自四川一位高士的真傳，可否告知一二，以便分享其惠呢？」他說：這是一般人造的謠，一個人要想身體健康，必須注意兩個字，那便是「多和少。」多就是多運動，少就是少吃東西。農夫們手足胼胝，烈日下工作，寒暑時暴露，你聽過他們常感冒嗎？這完全是動的關係。少吃東西。尤其要緊，一般人遇到可口好吃時，往往不加限制，這樣很容易影響胃的功能，而使身體健康發生問題。他平時不喜歡吃油膩的東西，如果迫不得已參加應酬，則下一餐必多吃蔬菜，少吃葷腥，經常早餐一個饅頭，一碗稀飯，一碗豆漿，中晚則兩菜一湯，自奉極薄，從不張筵設席，過份享受。但遇到貧寒子弟，請求資助時，則一擲千金，毫無吝色。由我經手向他爭取援助的不下十多位，現在有的已經大學畢業，像他這樣樂於助人的人，我所接觸過的人，還不多見。

里民會上言詞懇切

一次全鎮示範里民大會，在青潭學校禮堂召

開，惠公以里民的身份去參加，他在開會時發表以下的談話：

「我是里民，很希望我們這個地方有幾件事大家能注意，並且共同向這目標上去邁進，倘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定全力支持。

「本地有幼稚園，有國民小學，這都是基礎教育，倘使大家都知道教育爲百年大計，個個尊師重道，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關心老師的生活，注意孩子的活動，使學校蒸蒸日上，那學校影響地方，必能將社會風氣，逐漸改變，使能敦厚純樸，不致澆薄怠惰了。

「我到過泰國、菲律賓、星加坡與日本、美國，公共設施，社區整潔，做得最好的，要推星加坡，他們任何地區，成纖塵不染，都市裏林木蔥鬱，鄉村裏也山明水秀，使人到那地方，感覺到賓至如歸，愉快的叫你有不願離開的感覺。其他先進國家，亦莫不有都市計劃拓展課，專司環境衛生等工作，以求其盡善盡美，福利民生。我們青潭地區，必定要迎頭趕上，大家一律注意整潔方面，豬欄牛棚，不必面向馬路，各家門口，自己清潔，公共地道，每天我雇兩個人打掃，我家到學校，路面我個人負責，這樣一起注意了，不但美觀，而且可以減少疾病的傳染，不是一舉兩得嗎？

「大家也許用井水河水太久了，表面上省幾個錢，其實是非常不衛生的，假如因爲飲用不潔之水，而引起疾病，那是多麼不合算的事。如果是接通水管，錢不夠用，我可酌予額外補助。」後來經大家討論的結果，總認爲惠公的高瞻

遠矚是值得注意的，可是直到他逝世之日止，雖然經過無數的人向鎮公所和縣政府及自來水廠交涉，總以經費籌措不易，整個水源缺乏，礙難照辦，永遠擱置在那裏，拖了竟二十年，使老人遺憾終生。這不知到底是誰的責任，其實由青潭接到崎脚，最多不過一公里，人口不過一百戶，用水量祇增加一個社區，經費也是微不足道，真的是不可解的死結嗎？

這次會議以後，關於教育方面，我是主持大計的人，自然小心翼翼，不敢稍有隕越，地方人對學校的看法，也大大的有了改變，而環境衛生方面無論是刮風下雨，總由惠公親自督促那兩位楊府清道夫為大眾服務，警察局的鄧巡佐更配合得相當密切，所以南來北往的人，走經青潭和崎脚間的公路總是清潔異常，留下美好的印象，人傑則地靈，誰曰不宜。

書法蒼勁遠近來求

惠公的字，在大書法家于右任先生的眼光中是天賦勝過苦工的，近十多年各方以惠公地位之崇高，年紀幾達期頤，寫字又那樣的蒼健豪放，咸以得到片紙隻字為榮，因之日日求墨寶的幾乎應接不暇，每天他的書齋裏總有應付不了的債，我看總覺厭煩，但惠公總是一一照辦，使每一個人均不致向隅，這種樂於助人的精神，是永遠令人景仰的。

單以我來說，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們學校的家長會會長，過去煊赫顯要的響叮噹的人物，又是會寫一手龍飛鳳舞的好字，而且愛護我又無微不至，幾乎我所請求的事從未打過回票，基於此就

紛至沓來的要我轉請向惠公討墨寶，有的是口頭拜托，有的電話懇求，有的寫信催討，宛似華陰道上，應接不暇。但只要我報告了惠公，無不立即答應，有時我厚著臉皮在電話中說明某人又要惠公的墨寶，您有空嗎？他莫不欣然慨允，好幾次在早上剛六點鐘左右時他帶著拐杖，親自將墨寶送上門來，弄得我異常慚愧，以我統計，單為我買的宣紙，總在數十幅以上，一次我特的買幾張宣紙送去，他還特別對我說：「這又何必呢？難道我貼點宣紙還有問題嗎？你們沒有熟店，不但價不實，而且貨不真，其中詳情，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惠公生前曾親口告訴我一件逸事。他說：「于右老七十壽辰，賀客盈門，各方所贈之詩詞字畫，多得不可勝數，但最使右老欣賞的到不是頗負盛名的書家，獨取我的一幅中堂，他贊賞說：『楊子惠若不是半生戎馬，為國宣勞，對於寫字方面，多有些時間練習，以其絕頂的聰明，必成大家，恐怕我們這些字與之相較，只有覆瓿的份了。』」可見惠公的字有其獨到之處了。

惠公與于右老的私交，也是普通人所不及的，大概國府初到四川時，監察院全部都往惠公府上，右老更是惠公促膝談心的知友了。

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在民國五十年做了一座新校門，擬請惠公題個校名，他說：「你們的校訓『親愛精誠』是總統題的，校名我來請于院長題，比較更莊重。」我們都認為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右老早已不寫普通應酬文字，況乎近來身體又不適，如何會允諾呢？那知惠公是一位

急性子的人，說了的事，恨不得馬上做好，便叫他那位孫少爺楊成表親到于公館坐辦。那知右老家的秘書說：「右老身體不適，你將紙留在這裏好了。」他的孫少爺就打個電話回來，將原委說明。惠公認為這樣，不免耽擱工程之進行，就立時直接打一道電話給右老，告訴他這裏工程急待完成，非請大筆一揮不可。那知直到這時右老還不知道這回事，大概那位秘書私自作答的，右老連說：「對不起，我還不知道呢？我馬上就寫，你不要誤會呀！子惠，你的事我還會不照辦嗎？」觀此即知二公相交之密，非等閒可比了。真的，後來不到卅分鐘，那青潭國民小學六個大字的校名，墨迹未乾，已由成表先生拿回送到學校來了。大概在全省各級學校中由右老親題校名的，恐怕還不多見，若干年後，「青潭國民小學」這六個字的校牌，也許會價值連城呢？

開家長會趣味盎然

任何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會長年資，恐怕沒有和我們媲美的。文官做過貴州省主席，重慶特別市市長，武官是上將軍，做過四川督軍，年齡是杖於朝的高齡。他按照家長會設置辦法的規定每月第一個禮拜三都召開一次會議，與會的人，幾乎是座無虛席，其原因有二：一是利用開會的機會，除了學校應與應革方面集思廣益的檢討研究改進外，並可以互相交換經驗，促進地方繁榮，二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聽聽惠公談談以往從軍從政的生活瑣細，使人聽了，很多地方可以益智增識。至於接待之殷切，豐富，那又其餘事了。惠

公知道學校沒錢，所以一切都自己掏荷包。每次均有咖啡，茶點幾乎每月不同，有時將人送他的煙酒茶葉之類，完全拿出與大家分享，因惠公不抽煙，不吃酒，與會的人當時吃著還要帶著走，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有時惠公很風趣的說：「這是口福啊，他們請我，我請大家，反正是一樣，擺在這裏久了會壞的，務請大家幫幫我的忙。」說著，說著，大家便哄然而笑了。

我們每在會餘的時候，請惠公講述過去領軍主政之大要及與中外人士交往趣聞，現在追記數則如下：

有一次世界奧會主席布倫達治來訪，惠公代表國家到機場去歡迎，禮遇是相當隆重的，因為奧會共產國家代表正積極排我納匪，布先生仗義直言，認為政治不容進入奧會，這傳統精神，是不容破壞的，基於這個原因，惠公以中國奧會委員的身份，特的邀請他來臺訪問。布先生一下機，看到擁擠的人潮，個個都眉飛色舞，喜氣洋溢的歡迎佳賓，有的替他掛花環，有的送鮮花，使他感到宛似風雨故人的熱烈，加以機場環境整潔，每個人彬彬有禮，他慨然的說：「泱泱大國風，畢竟是與眾不同的。」

他得意洋洋的和每一個歡迎人員握手，第一位當然是惠公，他看到惠公身高不到五尺，年齡好像不超過六十歲，外貌又不很驚人，內心裏似乎有點趾高氣揚，妄自尊大的樣子。上了禮車，便對惠公說：「你看我有多大年紀？我走遍世界各個家，整日飛行，毫不覺苦，而且永遠精神旺盛，咳！回首當年，我在六十歲的當兒，還能參

加運動方面的比賽呢，如今已是宛如一夢了。」他的意思好像在惋惜自己的年華似水，大有老不復壯之感。惠公稍為沉思，便對他說：「你有八十嗎？精神這樣好，真不容易。」啊！你猜錯了，我已八十三了。你呢？哈哈！」惠公說：「我看錯了，真對不起，我比你虛度四年，今年已八十七了。」他聽了以後，似感意外，略一沉寂，隨即爽朗的說：「真想不到，你居然比我更壯，真的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從今後我再也不敢自負了，楊先生恕我狂妄。」

倡天足感苗人往事

楊惠公又說：一次我在四川軍區裏，召開運動會，那是民國十四五年，地方民智未開，風氣非常落後，女權運動，可以說微乎其微，我通知每縣均要派代表來參加，女的每項均不能空檔，我的指揮部也全體動員，將這件事，一定要辦好，只許成功，不准失敗。到了會期，我記得在中元節前後正是天氣高爽的當兒，大會進行得非常順利，閉幕時我特別宣佈一件事：「婦女纏足是時代所不許的，我已三令五申的煩請大家注意，想大家都已知道了，今天散會任何婦女均需將纏足布留下，赤足穿鞋回家，否則不得離開會場。」大家聽到了如晴天霹靂，許多人在會場上高呼楊長官萬歲，樂得手舞足蹈，將鞋子拿在手中，大踏步走回家，那便是年輕的學生們以及較理智的一羣婦女。但也有的咽咽啜泣，拉下了裹脚布，好像永遠見不得人似的傷心，我記得那次清點那些臭脚布，堆集起來，好像一座小山，焚燒起來，臭聞數里，輿論方面，毀譽參半。我是不計較的，但

經此以後，我已為婦女打開一條死結，不再使他們飽受家長們虐待，而對天足運動錚錚有詞了。

楊惠公又說：「我在貴州做主席時，想改變

地方風氣，也花了不少工夫。當地居民早上有遲起的習慣，每家不到九點是不開門，我一定要請他改正過來，所以在省府會報時，要大家自我約束，每人均須以身作則，為民楷模，縣市長更須領導羣衆，不得推諉。我散會以後的第二天便六點起身，帶着隨從人員，到省會警察局長家去看，到了那裏已是六點四十分了，我叫敲門，却被他們的門房大罵特罵，說局長每天非九點不起身，難道你們不知道？有事等我會報告局長的。及至隨從告訴是主席親自到這裏看他的。你不信出來看看。門房聽了，連忙去報告局長，局長聽了，臉也來不及洗，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武裝帶，飛也似的跑到外面，連說：「報告主席，昨晚我巡邏到很晚才睡，所以沒有早起，要主席親到這裏來，真是慚感之至，還請主席寬恕，還請主席寬恕。」邊說邊鞠躬不已。我說：「不管你怎樣原因，我問你有通知各區公所各個警察局沒有，倘使這樣敷衍了事，那我們的政令，老百姓必定會漫不經心的。希望從明天起，我們到老百姓家去看看，大家接到命令沒有。他聽了我的話，唯唯否否。以後，第二天我仍在六時四十分到局長那裏，門房知道我又來了，又匆匆的報告局長，那知那位局長，依然高臥隆中，聽說我又來了，他誠惶誠恐的知道我是說到做到的人，十分謙卑的又向我告罪，我說：你將我的公文轉知下屬沒有！我們一同去看看你們的分局如何？結果

城中三個分局，沒有一個知道限定民衆早起這回事，我火了，當即在許多屬下前我給他一個大大的難看，從此以後不到三個月，各居戶一律六時起床，將鄰里道路，打掃得清清爽爽，不像以往又髒又亂了。所以我說：政令的推行，必須貫徹，有些陽奉陰違的部屬，必須給他以嚴厲的教訓，那才會徹頭徹尾的改觀。」

其次貴州的苗裔和我們漢人一向是溝溝很深的，他們的酋長都有一批惡勢力，幾乎生殺予奪，爲所欲爲，地方政府聽之而已，並且和漢人永不通婚的。我到任以後，第一我想必須撤銷這道藩籬，以溝通聲氣，有一天我帶了一位翻譯，直上到那頂負盛名，而且防衛頂好的一個寨子裏去，一般人都勸我這太冒險了，萬一他們規矩了你，那我們對中央怎麼交待呢？我說：「這是杞人憂天，大家正經談問題，會有意外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我到了那個寨子裏，他們知道我的來意後，就把歷屈下情不能上達的原因，以及他們捐稅如何繁重，種族的隔閡如何不易消除，地方治安如何不易維持等說了一套，在我聽起來，到是很同情，但欲加整頓並非如想像那樣困難，經我一負責解答後，希望他們竭誠的和我合作，政府方面，我必盡其全力，肅清貪污，使軍民合作。第一殺了幾個土豪劣紳，治安改良了，將那關卡厘捐重行劃分，不使中飽，老百姓無形中減輕很大負擔，結果不到兩年，過去一切障礙，一掃而空，其實所謂苗漢不和如何如何，只是人謀不臧而已。

第三惠公對地方建設是不遺餘力的，他的軍

隊，無論駐紮何方，必將交通整治好，環境建設好，教育辦理好，這是有口皆碑的事，聽說，貴陽的街道初不甚寬，經拓展後才有今日之規模，初做時也議論紛紛，甚至有的告到中央的。但是惠公說：「一般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等到成功了，他們會稱便的。惠公說：當我在貴州關萬人義塚爲省體育場時，不但人人激怒，而且是萬鬼喊冤，我派兵工將地剷平，事先通知大家，凡有人管理的墳墓限兩月內遷移，沒有管的，由公家一一將之火化，有名有姓的用瓷罐裝好骨灰，存諸大廟，餘則用大瓷缸裝起，後來不到半年就做好了，開省運會時，個個咸感方便，不像以往那樣局促一隅的景象了

總之每次在開會時，楊惠公對於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如今所憶述的僅是百中之一二罷了。

捐資興學守時開會

自從我到了青潭學校以後，他知道學校經費困難，特別問我最迫切需要的那些，將爲我解決。

第一我以為教職員沒有宿舍住，生活不能安定，是最難發揮工作效力的。第二辦學校一定要有特色，師生本著既定目標，遲早會有成效的。同時我不主張學校整天讀死書，應有正常活動。因爲我喜歡運動，尤好足球，所以我向惠公說：

「本校要在各個學校未及全力提倡體育以前，組織三個球隊即手球、足球、籃球隊，分別由專人訓練，以期三年有成。」大概球衣要三千元，分組訓練經費月需五千元，宿舍暫做五間，申請三對等補助，大概本校必須籌劃五萬元，其次每年

春季必開運動會一次，秋季必開遊藝會一次，以活潑兒童身心，增強學習能力。凡是特殊天資高而無力升學之兒童，亦希望在可能範圍內，設有專款補助。以期不埋沒他們的天賦。他聽了我以上所說的話，隨即答覆說這才是真正的辦教育，我先補助你五萬元，先將老師宿舍各球隊的球衣做好，足球隊我替你請岳德容先生負責訓練，每月我給他津貼，貧寒學生獎學金，每學期給你們兩千元，由你酌予支配，像惠公這樣快人快語的說法，真使人由衷感佩。後來我們的足球隊在全國比賽列名第四，手球在縣賽列名第三，均曾使惠公爲之領首。又我在主持青校十載當中，從未間斷的，每年召開的運動會和遊藝會，他老也必每次從開始至結束，從未間斷過的參加，給與我們以莫大的鼓勵。

守時在政府雷厲風行之下，似乎有其進步，但如果說已經完美無疵，那的確還有一段距離。惠公對守時向極重視，我和他在一起大大小小的集會，恐怕少說也有百次以上。他從不遲到，有時我們因爲有他在座，特別在發出通知時還要附加一句，務請準時光臨，或過時不候，所以青潭學校的會議，必定準時召開，毋勞等待的。

記得有一次畢業典禮，我們奉令排在上午十時舉行，事先我特別到教育局申明，有楊先生參加，一定要準時，否則是不會等候的。那知臨時偏偏湊巧，上級長官居然沒有來，我們照舉行，大概過了三十分鐘光景，那位督學先生才氣喘吁吁的趕來，大家目光都注視着他，他面紅耳赤，頻頻點頭以表歉意，事後雖經說明是因車子拋錨

的關係，但那一幕尷尬的局面是永遠留在我們青潭家長和師生的腦海中的。

生死之事曠達處之

我們學校每月必定在月初的第一個星期三的晚間召開一次家長委員會，點心煙茶悉由惠公供應，十多年來從未間斷。

在一個禮拜二的晚上，我因為明日開會的關係，必定事先以電話再與惠公聯絡，恐怕他事忙忘記。那知他家的女傭阿劉說：「他不在家，恐怕明天會準開不成。」我想必有原因，乃親往探詢。方知他已到榮總看病去了，他力戒家人不得告知任何人，包括他的在臺親人（女兒、女婿、孫子等）以免增加別人的麻煩。

我趕到榮總，已快九點鐘了，他正在由醫生將小腹上的汗毛剃去，不多時醫生去了，室內僅餘我和護士同他三個人，我想破除這沉寂的氣氛，乃戲問護士說：「你知道他有多大年紀？」她說：「六十歲不到。」我說：「你猜錯了，還要加點！」護士說：「難道有七十？」我說：「還不止，你再猜！」她說：「會有八十嗎？」我說：「已經八十有五了。」她很詫異，我說：「你不必驚奇，你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楊森將軍。護士說：「常常聽人說，你精神好，體格壯，今天才知道名不虛傳。」當時護士又說：「我從做護士以來，差不多五年了，還未見過八十歲以上的人還動這樣大手術（攝腹腺開刀）。你老人家吃藥不是一樣可以痊癒嗎？何必一定要開刀呢？惠公說：「趁這年輕時不開刀，到了九十以

上或是一百歲再開刀恐怕就難了。」當時我和護士都相視而笑，八十多歲的長者還說是年輕，不知多少才算老人。當時已經十一時了，惠公催我回家，我說：「惠公，你年紀如此之高，又動這麼大的手術，我真有些耽心，為什麼不通知家人就近照顧，同時也應將經手的事作一番安排，否則會有遺憾的。」他當時很慈祥的說：「人生如戲，活著一切均應由我主宰，死了又何必計較那

許多，我認為無須顧慮也不必一定強作安排的。」我聽了深深為他這樣磊落的想法，心折不已。民國六十六年他住到三軍總醫院，我從報上得知消息偕同內子及劉、李二位校長暨伉儷一同去探視，我看他精神很好，還特別將以上在榮總時攝腹腺開刀時談話，復說一次，以博一笑。想不到九十五歲以上的人開刀就難了。他不將身後事有所交待，竟一語成讖了。（下期續完）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巴拿馬的食肉蝶。(九)波哥大歷險記。(十)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三)聖保羅的僑情。(十四)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六)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